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古本水滸傳

第五回 高沖漢中槍殞命 樂廷玉奉召興兵

話說盧俊義、史進同一干嘍囉，奔塵疾馳，抄取小路而行，趕到一處，隱隱聽得喊殺之聲，急忙循聲趕去，乃是自家人馬，正與一隊官軍在彼廝殺。只見武松使一對戒刀，石秀仗一條樸刀，刀光閃閃，和兩員騎馬的將官大戰，兩邊聲音喊得震天價響。這個戰武松的將官，好生了得，聲如鼎沸，臉若瘟神，頭戴鑲鐵盔，身穿鑲鐵連環甲，手執溜金鏢，坐下高頭卷毛點子馬，此人正是拔山力士高沖漢。原來高沖漢到得大名府，梁中書就在衙中設下一計，向大牢裡提出兩名死囚，把來打入陷車，教一員偏將引數百軍士押著，只取大道而行，充做起解燕青模樣。另使高沖漢帶領軍馬，監押燕青、丁九郎兩輛陷車，從間道上東京，弄個移星換鬥之計。梁中書見高沖漢帶來人馬不多，又撥三百名壯健兵丁，教李成統率了，護送出大名地界。這般算計，梁中書自謂千萬分穩妥，不見得再會出事。怎知趕到此地，偏生撞著了武松、石秀兩條好漢。那個鬥石秀的，便是大名府都監李成。武松、石秀當日下午，趕過幾程，依武松主見，直取大道而行。石秀卻說：「那邊已有盧員外等在彼，人多何益，俺們只揀小路兜抄將去，遮莫撞見時，落得個不勞而獲。」武松聽說有理，就取小路，不想真的撞見，燕青合當五行有救。且說盧俊義當時看了清切，見武松、石秀不能得手，就與史進雙騎並出，各舉手中兵刃，上前助戰。盧俊義奔的高沖漢，史進奔的李成，並做兩個打一個。高沖漢抖擻精神，連聲吼叫：「螞蟻般賊寇，便再加幾個俺也不怕！」武松正鬥，見盧俊義一馬上來，忙把雙戒刀格開金鏢，托地跳出圈子，叫一聲：「盧員外，這狗將官的首級，且讓你取了罷。」高沖漢素聞河北玉麒麟之名，今見上來一人，天表英奇，神儀照日，又聽叫出盧員外，想必就是玉麒麟盧俊義，卻也值得廝拚。當下兩人戰住，只見槍來鏢架，鏢去槍迎，正如二虎相搏，各不肯罷。李成也自了得，戰住石秀，不分高下。石秀不願久戰，只想打劫陷車，苦於不得脫身，如今來了史進，石秀急撇了李成，便向官軍隊裡撲去。武松也使雙戒刀殺將上前。史進戰無數合，又撇開李成，來搶陷車。李成趕來攔阻，武松翻身接住便鬥。石秀、史進揮刀亂殺，嘍囉又乘勢沖將來，官軍登時大亂。李成恁般勇猛，也難禁得武松神力，又加聽得人馬擾亂，生怕陷車難保，心裡越慌，槍法亂得一些，吃武松一刀砍來，李成見機，把槍桿用力一撥，一刀擱在腿上，忍著痛，拚命撥馬而走。武松追之不及，任他逃去。武松回身，石秀、史進已將陷車打開，守護陷車的偏將都被殺死。石秀奪過兩匹馬，給燕青、丁九郎騎了，教史進保護了先走。卻高聲叫道：「盧員外放心，小乙哥已經救得，先回山寨去也。」喊聲過處，只見盧俊義大奮神威，槍尖一起，一槍把高沖漢挑下馬來，金鏢拋地，魂魄昇天。武松、石秀喝聲彩，眾嘍囉齊叫：「盧員外端的英雄！」官軍亡魂喪膽，盡都逃的逃，死的死，不留一個。盧俊義往馬看時，屍骸狼籍，血流滿地，傷亡不少，自家人馬也小有損折，便教取道回山。

再說史進、燕青、丁九郎三騎快馬，一程途趕過去，斜刺裡忽撞出一彪軍馬，史進心疑，橫刀躍馬迎將上前，只見馬上一員將官，當先飛奔而來，好生威武。史進失聲叫道：「李員外，卻來甚事？」李應住馬，就此告說原由，並言林沖指點到此。王英、扈三娘夫妻兩口子，接著帶領馬軍也來了，彼此相見，好生喜悅，便做一處同行。走不多路，林沖在後趕來，一同回歸山寨。宋江見燕青脫險而歸，快活萬分，撥個空房給丁九郎安頓，教二人且去休養。不到半天，又來了盧俊義、武松、石秀各自繳令，不須細說。

次日，山寨裡設下慶賀筵席，酒饌豐盛，眾頭領有的吃喝，有的說笑，樂個盡致。獨有丁九郎在客座上坐地，心中老大惱恨，口口聲聲說：「若不殺段孔目這獠賊，怎生消得這口怨氣。」燕青道：「九郎休氣悶，且自吃酒，後日算計。」武松乾了一杯，拍著桌子道：「說甚長遠的話，這回多虧石三郎好主見，若不趕小路時，小乙哥早解上東京去，如何救得。」宋江聽說，便教記下石秀功勞。又派丁九郎當個職事。丁九郎自此留頓下來，居然做了梁山泊人物。

卻說大名府梁中書，那日正坐留守司衙中，忽聽報來，取大道上京的兩輛陷車，在離城五十里燕來坡地方，吃梁山泊賊人打劫了，囚犯和押解官都被殺死，軍士傷亡無數。梁中書只一驚，這也是兩名死囚晦氣，賊人卻中計了。正打量間，忽見李成負創回來，報說小路上又遇賊人，梁中書這才真急了，唬倒在坐椅裡，呆了手腳，沒做主張。接著又來一個急報，陷車已被強人劫奪，高沖漢死於非命。梁中書此刻軟倒在彼，再也不能起身，大半日才將魂靈兒收攝回來。也算李成晦氣，反受他一頓申斥，呵叱了去。梁中書尋思道：「這事又鬧大了，高沖漢是高太尉心腹，又是童樞密的愛將，此番東京到來，竟至損兵折將，劫去要犯，性命喪在強人手裡，雖非大名城裡出的事，我也多少擔點干係，怎生是好？」越想越覺恐懼起來。且命管下官吏，赴出事地處勘驗收拾，詳細具報到案。一面只得據實申聞東京，自請處分，暗中卻走丈人蔡太師門路。飛報到京，朝中不論賢奸，個個震動，蔡京、童貫怒不可遏，高俅尤恨入骨髓，幾欲立刻踏平水泊。高太尉回思一想：「梁山泊勢大滔天，高沖漢如此驍勇，尚且不敵，無能之徒，枉送性命，除非保舉那人前去，方能報得此仇。」次日五更，高俅入朝，到得待漏院中，先與一班同黨議定，待聽景陽鐘響，道君皇帝臨殿，百官參拜既畢，只見高太尉出班趨伏丹墀，奏稱：「梁山泊賊勢披猖，路劫欽犯，殺害兵將，蔑視朝廷，藐玩國法，請天子明降聖旨，剋日征剿。」道君皇帝聞奏大驚，道：「梁山泊賊人尚未剿除麼？仰卿奏來，誰人堪當此任。」只見樞密使童貫出班奏道：「臣今保舉一將，未知聖意如何？」道君皇帝道：「卿且奏來。」童貫道：「此人名喚鐵棒樂廷玉，深通韜略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現為萊州兵馬都監。他與梁山泊人有莫大之仇，常懷報復，若得此人領兵征剿，穩可掃蕩水泊，殲除群賊。」道君皇帝准奏，便著殿帥府掌兵太尉高俅，會同樞密院相機行事。朝罷，高俅、童貫便發出緊急文書，宣取樂廷玉火速進京，面授征剿方略；一面飛檄各州郡，文書到日，作速出兵相助。

且說樂廷玉當宋公明三打祝家莊時，他眼見大勢已去，祝氏敗亡迫於眉睫，便單槍匹馬，倉皇從亂軍中殺出，保得性命。自此一路飄蕩，狼狽不堪。一日到了東京城裡，適逢一位故友，彼此談起別後情況，樂廷玉自歎命運乖張，鬱鬱不樂。這故友是童貫家的門客，口舌如簧，深見寵任，有上小小一點權力。他素曉樂廷玉材器雄偉，武勇過人，淪沒可惜，便引見童貫，弄個職事來做。後又轉入高俅門下，樂廷玉極意迎合，高俅歡喜，不次提拔，沒多久就轉往外方，做了個萊州兵馬都監。蔡京、童貫、高俅等本都朋比為奸，互通聲氣，朝中只有他們勢力最大，要提拔幾個親己之人，真的易如反掌。樂廷玉得志以來，想起祝家莊舊事，常欲報仇，只苦自己力量不濟，每對人家嗟歎：「不殺盡梁山泊賊人，實為終身大恨。」那日兵馬都監在衙中坐地，正共僚屬講論些兵法戰略，忽報東京有使臣到。樂廷玉連忙出迎，得知備細，好不喜悅。「今番准遂了心願也。」使臣去後，樂廷玉急收拾盔甲鞍馬，帶領幾名侍從，剋日登程。於路無話，早到東京城裡，先去拜謝過童貫，再至殿帥府參見高太尉，樂廷玉恨梁山泊刺骨，今得大臣保舉，氣壯心雄，自謂可操必勝。高太尉甚喜，便會同樞密院，將這宗軍機重事辦妥。樂廷玉自引本州軍馬三千，各州郡調撥馬步軍兵五千，合共八千之數。高太尉問道：「誰人可作先鋒？」樂廷玉道：「俺有一友，名喚紀安邦，薊州人氏，文武雙全，本事勝俺十倍，惟今在邊庭效力，往返不及，只好另舉一人。此人姓扈名成，現為青州團練使，勇敢善戰，武藝超群，可為先鋒。」高俅大喜，教樂廷玉且回本州，一面飛調各路軍馬，都向萊州會合，聽候出征。官家命令，急如星火，誰敢怠慢。半月光景，兵馬都已取齊，扈成自帶精兵一千趕到，共計九千人馬。原來扈成在宋江三打祝家莊的時候，因妹子一丈青被擒，不欲保全合莊生命財產，故與宋江修好，又將祝彪捉瞭解去。原想換得妹子，不料遇到李逵，砍了祝彪，不問情由，逢人便殺，只得避去。後來全家被害，就逃往東京，走了門路，做得青州團練使。一向懷恨梁山泊，今番樂廷玉保舉他做先鋒也就因此。閒言不表，且說樂廷玉便催動大軍，扈成在前，自己斷後，炮聲響，旗幡飄揚，浩浩蕩蕩，直向梁山泊殺奔而去。

卻說梁山泊自燕青脫險回來，山寨中每日飲酒作樂，無甚大事。那一日，探事頭領鐵叫子樂和忽來見宋江，報導：「今有童貫在御前保奏，特命萊州兵馬都監樂廷玉領兵數千，要來征剿俺們山寨，不日到此，請做準備。」宋江問道：「莫非為燕青身上而起？」樂和道：「只怕是的，戴院長遮莫在後來了，當有詳細消息。」宋江聞報，傳令忠義堂響鼓聚將，商議迎敵。鼓聲響後，只

見忠義堂正中端坐兩位都頭領，一個是山東呼保義，一個是河北玉麒麟，上首軍師吳用，下首法師公孫勝，眾頭領各依座位，左右分開。宋江當眾宣說因由，商議退敵之策。只見赤發鬼劉唐跳起來嚷道：「哥哥忒煞君子風，人家要來打俺，俺便回他一場打，商量則甚。」李逵接著叫道：「俺兩把板斧久未出手，也苦夠了。今番一直殺將去，把這班狗官狗將殺個盡絕，殺得手順時，索性把趙老兒也殺了，扶俺哥哥做個皇帝，好使日後清靜。」宋江喝道：「匹夫胡說，割下你這嘴巴！」李逵道：「你自不要做皇帝，乾俺的嘴巴鳥事！」眾人都忍著笑。吳用道：「哥哥值得同他鬥口，且商量正事。」說話之間，忽報戴院長回山，接著就見戴宗上來告道：「大名府梁中書因俺們路劫欽犯，殺傷兵將，申文上達東京，惱了朝中一班奸臣，特保舉萊州兵馬都監欒廷玉前來征剿。人馬將近一萬，誓欲踏平山寨，來勢銳猛，未可輕視。」宋江問道：「曾否探聽此人是何出身？」戴宗道：「哥哥不問，俺倒忘了。此人便是祝家莊的教師，曾和俺們作對，如今入了奸黨，又來撩撥人。」宋江訝道：「我道姓名偶然相同，怎知就是那個欒廷玉。當初疑心他已死在亂軍之內，不道此人尚在人間。」吳用道：「小生早就料得，我們劫了燕小乙，此事必不干休，便遣戴院長、樂和先後下山哨探，如今果真來了。」吳用說到這裡，只見病尉遲孫立離座而起，道：「不是今日小弟氣短，說句不長進的話。俺知欒廷玉智勇雙全，不是一介武夫，如今一定懷著報仇之念而來，應作速安排妙計，殺他個片甲不回，方能使奸人膽落。」劉唐叫道：「孫提轄休膽怯，俺不怕這欒廷玉，他便是有三頭六臂，俺也得和他廝拚一下！」劉唐道罷，魯智深、武松、楊志、史進、阮小七齊聲應和，共請下山迎敵。宋江稱是，便請軍師吳用主裁。吳用向兩邊看看，拔得一枝令箭在手，只見左邊座次內閃出沒羽箭張清，便道：「某自上山以來，不曾建立半點功勞，願引龔旺、丁得孫去打個頭陣。」吳用道：「好！」便教張清帶領二千人馬，龔旺、丁得孫、馬麟、鄧飛為副，沖打頭陣。第二撥主將是關勝，孫立副將，宣贊、郝思文、鄒淵、鄒潤、陳達、楊春將引人馬二千，接應張清。又令楊志、索超、武松、劉唐、單廷珪、魏定國六員頭領，引領馬步軍兵二千為第三撥。又令李俊、童威、童猛各統水軍，分為三路，在水面上往來接應。正自調撥，急又報上山來，欒廷玉前鋒人馬，已如轟雷掣電而來，離此不遠。宋江叫道：「欒廷玉行兵神速至此，端的驚人！」吳用便教宋江自帶朱武、花榮、黃信、呂方、郭盛、孔明、孔亮、項充、李袞九員頭領將引軍馬三千，居中策應。黑旋風李逵看得眼睛裡火赤，幾次要想討令，只自忍住。如今眼見調撥已畢，卻論不到自己，心裡乾急了，連忙叫道：「軍師因何忘了鐵牛？」吳用道：「用你不著，去甚的？」李逵道：「可不管有用沒用，一定要去，俺若閒了，便要生病。」宋江道：「欒廷玉武藝了得，你不是他的對手，如何去得？」李逵大叫道：「去的都是好漢，偏生鐵牛沒用。」宋江道：「不要慌，且帶你同去，若胡亂闖出事來，你須擔受。」李逵說好。歡天喜地，急收拾起雙斧，隨在中軍裡起行。山上事務，自有吳用、盧俊義主持，不須細說。且說張清、關勝等下了山寨，三撥人馬陸續而行，都到了平川曠野，排下陣勢。此時正值秋高氣清，人健馬肥。只待官軍到來廝殺。

不到一日，官軍早已來了，先鋒扈成，望見梁山泊旗號，暗吃一驚。「怎的強盜已有準備？」便分開兵卒，安下營寨。佈置剛定，聽得對方陣上有人搦戰。扈成大怒道：「強賊如此放肆，即刻斬下頭來！」手提開山巨斧，縱馬出陣。大罵：「背義草寇，今日不把來斬盡殺絕，天也不容。快來送死。」對陣鐵笛仙馬麟，手舞大滾刀，更不打話，接住便鬥。扈成一斧連一斧，殺得馬麟只能招架，不能還手，自覺力怯，撥馬敗回本陣。張清火發，正待出馬，龔旺、丁得孫早飛騎而出，雙戰扈成。龔旺、丁得孫的武藝，怎生及得扈成，扈成掄動巨斧，越殺越勇，二人漸漸不支。龔旺急了，撒手一飛叉擲去，扈成眼快，將斧頭一格，又向斜刺裡飛去，沒曾命中。龔旺一驚，就吃扈成一斧劈中馬頭，擲下馬來，丁得孫連忙敗陣而走。官軍乘勢沖殺，幸得孫立、關勝奮勇抵擋，壓住陣腳。龔旺被張清死命救回。扈成勝了一陣，好不有興，剛自收兵，欒廷玉已隨後趕到，扈成稟說勝利情形，欒廷玉也自喜悅。一齊過去，張清因恨昨日之敗，當先出馬與扈成交手，只五七合，一槍撥開巨斧，回馬便走。扈成自恃勇力，隨後趕來，不提防張清暗取石子，只一揚手，石子打中扈成面門，翻身落馬。張清回馬挺槍便刺，官軍隊裡一齊失色。